

从范进中举透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华婉懿
宁波效实中学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誉满文坛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清人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世情,尽讽其伪。本文选取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进行讽刺艺术的探究,不仅对文中夸张、对比、白描等手法进行精研,同时对人物的言行反转与环境的烘托效果进行品读,旨在体会笔者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与封建礼教的虚伪进行的无情批判与嘲讽。

关键词:儒林外史;范进中举;讽刺艺术;科举制度;批判

引言

《儒林外史》是古代讽刺文学的翘楚,如顶上洪钟警后人戒之慎勿忘。清人吴敬梓以常鳞凡介的日常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用讽刺艺术的笔触,冷静细腻地刻画一众人等令人捧腹之余虚绕怀的举止言行,见微知著一窥洞天,引导读者去反思其文字背后的深层意图。通过对小人物阿谀谄媚嘴脸的刻画讽刺了过窄的仕途上升渠道对文人思想的束缚与摧残,同时对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与封建礼教的虚伪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本文意从书中最脍炙人口的《范进中举》一文着手分析,以求一窥《儒林外史》醇厚的讽刺内涵。

一、讽刺手法的分析

在腐朽空洞的科举制度的摧残下,多数文人选择三缄其口以免引祸上身。但吴敬梓却一肩挑起醒世重任,独辟蹊径地使用讽刺手法对老来中举的范进及身旁见风使舵的寻常人进行刻画,使其趋炎附势的丑态跃然纸上,小人物都是大时代的缩影,对封建科举制度下一文定终身的选拔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与批判。本文从夸张、对比、白描、情节转折四个方面对作者独具匠心的讽刺艺术进行解读^[1]。

(一)夸张的讽刺艺术

为彰显讽刺效果,文中多次运用到夸张的技法。通过“一拍、一笑、一说、一跌”几个极为夸张的动作,将范进老来中举喜极致疯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范进疯后踹进泥塘,蓬头垢面、狼狈丑态的描述也令人叫绝,意料之外的情节让读者内心发出嗤笑后却为之扼腕,了然一切的发生是在情理之中。世上大多文人都似范进,家徒四壁却一心只读圣贤书,人生的意义便只押在一纸皇榜。若能像范进这般老来中举还算是个中翘楚,更多的秀才庸碌奔波在乡亲邻里的嘲笑与唾骂声中,沦为隔壁家训诫幼童的笑柄。二十多次屡试屡败的经历使范进变得麻木冷漠,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磨平了最后一丝文人傲骨与抱负。因此中举后狂喜而疯是个必然。笔者开篇写范进寒窗苦读数十载经受的百般磨难,而后又使用夸张的手法展现其喜极而疯的丑态,对封建体制下读书人一旦考取功名便欣喜若狂得意而忘形的现象进行讽刺,情节夸张却又符合现实逻辑,令人心生这般感慨:与其说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醉心诗书,不如说是醉心于功名利禄。此时范进的疯态越是夸张狼狈,作者对当时的封建八股文制度的抨击与恨意越是深刻。

(二)对比的讽刺艺术

除了夸张,文中还多次用到对比的写作手法。笔者用细腻的笔触对比了胡屠户等人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与举止。例如胡屠夫嘲笑中举前的范进是“现世宝”“癞蛤蟆”,中举后又对其尊称为“贤婿老爷”“天上的文曲星”,寥寥数笔使胡屠夫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市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对邻居言行的前后对比,中举前对范进嘲讽蔑视甚至见死不救;中举后却争先恐后地攀亲送礼,抢着去救昏迷的范老爷,连范进丢的一只鞋都有人特意去捡,三言两语便使周遭一众人等在利益驱使下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笔者通过对比的手法无情地讽刺了当时嫌贫爱富、人性淡薄的社会风气。再如文中描绘的范进形象是“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而考官周进则是“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将考官周进功成名就后的衣着华贵与范进未中举前的寒酸破落进行对比,笔者将两个有着同样伤心史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个因功成名就而飞黄腾达,显赫一时;一个却因科场失意而穷困潦倒,卑躬屈膝。两种不同的气派、景象,构成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2]。

(三)白描的讽刺艺术

白描也为讽刺艺术增添别样风采,即“无一贬词,而褒贬毕露。”范进中举后张静斋登门拜访并赠予重金豪宅,见范进再三推辞他便亲热地回应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平素与范进并无交集的他这番情真意切的表白令读者会心一笑。这一系列举动中无一作者的主观评价,讽刺之情却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张静斋几组看似亲切热情实则势利虚伪的言行中。又如自称忠厚老实不懂占人便宜的严贡生,却被家中小厮的无心之言瞬间揭穿谎言,名誉扫地。以上几例均仅用白描,毋须加入主观态度就使笔者对于封建体制下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的抨击与恨意跃然纸上。

(四)情节跌宕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还体现在跌宕起伏的情节走向之中。范进中举前穷困潦倒甚至无法维生,受尽了胡屠夫与邻人的嘲讽,而后的意外中举却使他被众人簇拥,一时间各路阿谀谄媚蜂拥而至。后入官场,他也难逃变得虚伪势利的宿命,闹出身于科举考官却不识苏轼的笑话。文中情节跌宕起伏,喜剧与悲剧相交织,令人嗤笑的同时发人深省,从对一众人等滑稽丑态的嗤笑升华至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抨击。

喜剧是悲剧的表现形式,人们为了金钱权势丑态毕露,读书人不尚学术反而为八股制度前仆后继,不仅官吏豪绅趋炎附势虚伪狡诈,甚至市井百姓也嫌贫爱富精于阿谀谄媚之术。悲剧是喜剧的深层内涵,现世之人无不追名逐利,国家与社会急需真正人才,却因封建体制下狭窄的人才选拔制度难寻栋梁。正所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文中周进进贡院由哭到笑的神情转变、学究马二先生游西湖不识李清照也能体现这点。

二、讽刺艺术的内涵

(下转第68页)

的过程……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2]汪曾祺的小说人物就具有这般生命力。这不同于京派作小说抽象歌颂的“人性美”。

民间世界的言行不以任何抽象道德为标准。人们往往不会“杀身成仁”,而是“苟且偷生”。处于底层,活着是第一位的。《大淖记事》中,巧云被刘号长玷污了,“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怎么办?拿把菜刀杀了他?……不行!她还有个残废爹……”^[13]从这一心理活动可知,巧云何其愤恨,但为了亲人和爱人,她必须活下去。这并不是一种“怒其不争”的逆来顺受,而是一种身处底层的生活智慧。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

巧云的生命力也远比传统女性要强。十一子负伤后,她一个人担起一家子的生计。“巧云没有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14]面对生活重担,她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生活间不容歇,她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前。可是,她会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吗?大淖的姑娘媳妇们也犯嘀咕,“起初她们怕她挑不惯,后来看她脚下很快,很匀,也就放心了。”^[15]这样的劳动会让她从此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吗?显然不会。“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扇忽扇的。”^[16]难道这些磨难不会在她身上留下一点痕迹吗?会的。她的“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17]这就是民间百姓面对磨难时的生活智慧。他们不只忍辱负重,更会淡然处之,漠视这些磨难,以坚忍的毅力在生活的磨难中日益成熟、日臻完美。这样的人物不是任何抽象的道德说

(上接第66页)

笔者醉翁之意不在酒,讽刺最终直指向他生活时代的社会矛盾。政治上,“康雍乾”表面政治清明,实则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中央内部斗争加剧;经济上,国家看似平稳富裕,实则阶级内部矛盾剧烈;思想文化上,政府崇科举,但兴八股文,设文字狱,抑制文人创造力^[9]。

(一)对比人物关系示意图

范进与周进都是老来中举的穷苦童生。在科举考场上两人相遇,周进华贵亮丽的打扮与范进破烂难堪的衣着形成鲜明对比,恰恰反映了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考中者与未中者极度不平等的现实。而后周进出于同情细读了三遍范进的文章,每次看出的文章好坏竟相差甚远,表面上是写科举考官才能低下,科举制度并不能承担选拔社会栋梁的作用,实则是讽刺国家官员无能,真正人才缺失的可悲社会状况,也侧面突出出同时代文人挣扎于一场并不严谨公平却又决定终生价值的荒诞闹剧中。

(二)众人助推范进之痴

一众乡邻在范进中举前眼看范进一家即将饿死却冷眼旁观,在范进中举后争先恐后地抢救昏迷的“文曲星”,甚至细致周到地“寻得老爷的一只鞋”。前倨后恭的态度反差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嫌贫爱富、虚伪势利表现的淋漓尽致,见微知著地反映了趋炎附势、世态炎凉的时代大背景,更为范进喜极而疯的举动进行了合理化的解释^[4]。所谓前夕脚底泥,今朝朝堂坐,人生意义在科举时代就是一张皇榜全权决定。

(三)社会环境是荒诞脚本诞生的土壤

无论是范进中举前穷困潦倒的生活,还是其懦弱卑微逆来顺受的性格无不反映了封建背景下知识分子思想深受荼毒的社会现实。考官周进身为社会栋梁的选拔者却无法给予考生文章公平客观的评价,只因同情多看了几遍就让范进高中,反映了科

教可以概括的,这样的人物来自鲜活的民间世界,只有形象的文学语言才能将其展现。

结语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传统。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呈现,不论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还是新时期的历史反思。但在此之外,中国文学还有一种注重审美的传统。汪曾祺的小说以风俗画般的环境描写、散文诗般的情节叙述和生活化的人物塑造,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民间世界,在新时期延续了注重审美的文学传统,并为其注入了活力。

参考文献:

- [1][2][8][9][10] 汪曾祺. 受戒[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31,35,45,47,48.
- [3][13][14][15][16][17] 汪曾祺. 大淖记事[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3,17,22,23.
- [4]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第五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13.
- [5][6] 刘勇,邹红. 中国现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88.
- [7] 方星霞. 京派的传承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2.
- [11] 谭桂林. 现代中外文学比较教程[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
- [12]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举无法承担选拔栋梁的社会职能,官吏腐败无能的可悲现状。一众乡邻趋炎附势的嘴脸更是反映了人性淡薄的社会风气。因此从根本上看,正是腐朽凋敝的封建统治、失败可笑的科举制度、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孕育了这一幕幕滑稽荒诞的戏码^[5]。

三、总结与展望

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通过描写众人趋炎附势、阿谀讨好的丑态,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罪恶,抨击物欲横流导致道德失范、精神虚无的社会现实。这种讽刺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后世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6]。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提到了秦老与王冕、杜少卿、季遐年等或清风傲骨、或温情自洁的美好形象,想来这也是作者对现世无情讽刺下保留的点点希望。

参考文献:

- [1] 梁润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色浅析[J]. 群文天地,2011(02):25-26.
- [2] 于同文. 威而能谐,婉而多讽——从“范进中举”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 大众文艺,2010(18):131.
- [3] 刘秀娟. 论《范进中举》的灵魂——讽刺艺术[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21):204.
- [4] 刘明坤,罗钊. 举业有路“痴”为径,宦海无涯“毒”作舟——简论《范进中举》中对儒生的批判意识[J]. 电影文学,2008(02):89-90.
- [5] 周先慎. 从《范进中举》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5):48-54.
- [6] 阎秀珍. 烛幽索隐物无遁形——试论《儒林外史》的人物行为描写[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2):99-105+8.